

方文山&陈小奇：乐坛“中国风”会流行多久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周欣怡

一首歌至少沉淀20年才能成为经典

日前，由周杰伦担任总策展人的跨界艺术展览“艺起·杰”（广州站）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热展。该展览集结了20多位世界级大师级艺术家作品，参展人中既有安塞姆·基弗、乔治·巴塞利兹、马克·布拉德福德等国际知名艺术家，也有喻红、徐冰、张恩利、郭承辉等国内知名艺术家。记者在展览现场发现，不少作品体现出当代流行文化与经典文化的融合。

“我长期以来从事歌词创作，将文字与音乐结合。但假如歌词离开了音乐，它还能以怎样的面目呈现？这就是我最初的创意来源。”著名作词人、周杰伦的“黄金搭档”方文山在展

览中带来装置作品《菊花台西夏文》。他将“中国风”元素融入歌词创作，以西夏文书法的形式篆刻流行歌《菊花台》的歌词，探索歌词文本的立体可视化。

而在著名词曲作家陈小奇看来，歌词与艺术装置的“跨界”体现出流行音乐文化的包容性，也让音乐作品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状态。近些年来，随着大众文化领域中“国潮”涌起，借助音乐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，“中国风”歌曲已成为流行音乐中的一股新潮流。

近日，方文山和陈小奇分别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。



方文山

创作“中国风”是偶然，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

在个人艺术上的突围？

方文山：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转化。因为“突围”给人的感觉是在某个领域遇到困难，才去突围。“转化”更有意思，转变创作的想法和概念，比如说，音乐上的创作“转”了一下，视觉的收藏或者是策展，就是另外一个领域了。

羊城晚报：您创作的歌词里有不少“中国风”元素，比如《菊花台》《青花瓷》《东风破》，为什么把具有古典意味的文学意象融入创作中？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？

方文山：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，我认为这是偶然。因为当初我无法预知5年、10年、20年后流行音乐的现状。我偶然间选择了这种创作题材，没想到这么多听众喜欢古典情怀与流行音乐相结合，他们的支持鼓励变成我们继续走下去，必然会这么做的理由。

创作来自一个人的价值观。首先你喜欢这样的文化土壤、文化氛围，然后你会有归属感，就往那个方向走。应该说，我创作的大多数歌词并不是大众所说的“中国风”，只是“中国风”容易被讨论聚焦，容易凸显出来。因为“中国风”的歌词更有被讨论的空间，所以会被关注。这也造就我创作出很多所谓“中国风”的歌词。

羊城晚报：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？

方文山：只要作品可以被人家记住，都是好事。纵使人家帮你贴标签，说你只会创作“中国风”歌词，或者只关注“中国风”而忽略掉你其他的情歌。因为竞争很激烈，你在某个领域被人家记住几个风格、某几个作品就够了，所以我觉得算是幸运的了。

文字创作应该还不至于被AI取代

羊城晚报：您如何看待AI生成的流行歌曲？

方文山：现在不只是作词、作曲、摄影、摄像甚至做海报都是人工智能生成。这是一种普遍现象，你没办法阻止，但是它慢慢沉淀下来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事AI还是办不到的，因为我看过AI生成的歌词文本，看起来好像并不差，但它不能凸显创作者的独特性。看久了，会看出这种歌词是机器凭大数据去拼凑出来的，跟人的创作还是有差距。未来可能某些领域会被AI取代，但是文字创作应该还不至于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如何创作出不易被AI取代的流行歌曲？

方文山：大家不会宣扬某些

歌词是AI写的，因为它不能“加分”。而如果歌词出自曾经获得著名奖项的某位青年词作家，大家就会在情感上“加分”。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的创作有风格，让类型显而易见。大众一听就知道某种风格出自哪个词作家，就能产生品牌效应，不容易被取代。

羊城晚报：您创作了这么多年，会遇到瓶颈吗？

方文山：我认为各个领域都有瓶颈吧，差别在于瓶颈是什么——是写不出来？还是写得没有以前好？还是你觉得又重复了？很多时候，个人遇到的瓶颈与其处事态度相对应。如果一个人只求交差了事，他哪会有瓶颈？如果对自己要求比较高，发现正在写的事物以前用过，或者在描述题材以前写过，就会遇到瓶颈。

羊城晚报：写不出来的时候会做些什么？

方文山：我有时候写歌，发现某个语法、某种形容夏天的感觉以前写过，就会回去找以前的歌词。如果发现重复了，想不到更好的，就可能有瓶颈。解决方法也很简单，暂时不碰它就好了。你去做别的事情，等思绪转换后有新的想法了，就不会和以前的文字重复，或者不至于跟以前的创作概念一样。

转换不等于照搬

羊城晚报：近一二十年来，流行音乐混合了多种元素，比如西北风、R&B和摇滚等，您如何看待21世纪以来诞生的“中国风”？

陈小奇：90年代才出现了“中国风”歌曲的提法，事实上，刚开始也只有小部分作词作曲家创作“中国风”歌曲。直到2000年前后，“中国风”歌曲创作才掀起新的高潮。周杰伦的“中国风”歌曲是其代表之一，其根本原因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、民族自信心的提升，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更多自信，受众才会主动去听更多带有中国元素的流行歌曲。

羊城晚报：“这一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”一首根据唐诗《枫桥夜泊》的意境创作出来的流行歌曲，1993年被毛宁在春晚唱红，火遍大江南北。您的“中国风”歌曲创作又是怎样开始的？

陈小奇：我从小接触唐诗宋词，自己填过格律、诗词，大学读的也是中文专业，在创作时会下意识地把中国诗词歌赋融入流行音乐当中。我应该是内陆最早创作“中国风”的作曲家了，虽然这类作品只占了我的全部作品不到十分之一，但已被社会贴上这个标签了。



陈小奇

中国流行音乐刚起步时，受到了社会上的不少诟病，大家都认为流行音乐就是靡靡之音，这是早期上海流行音乐给业界的一种印象。所以我想改变社会上对流行音乐的普遍看法，希望用一些相对高品质、更有文化内涵的作品，去让社会接受流行音乐。另外，受寻根文学影响，大家都在寻找民族的根，由此催生了一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歌曲。

羊城晚报：谈到“中国风”从文字到歌词的转化，您创作的《涛声依旧》里一句“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”，让听者联想到古代一艘客船边，人们拿着旧船票等待上船的场景。

陈小奇：如果大家仔细推敲，这首歌肯定有问题吧？古代有船票吗？我把现代概念的“客船”融入词里，所以产生了“船票”的意象。最后听起来好像也没有违和感。

我希望我的“中国风”歌词构建的时空是模糊的，包括后来写的《巴山夜雨》《白云深处》《朝云暮雨》等等。这些歌词是时空融合的，尽量贴合当代人，让听众走进古代诗词意境里，仔细琢磨会发现写的是当下，表现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和想法，这就是文学性的追求。

转换不等于照搬，不能把文学经典翻译成现代汉语了事，而是将这些经典作为背景来进行创作。重点是要表达当代人的情感，歌曲是唱给当代人听的，不是唱给古人听的。

歌曲审美已越来越多元化

羊城晚报：如今我们经常在社会媒体上听到一些“洗脑神曲”，当中不少也带有“中国风”元素，但没有太多能被称之为“经典”的歌曲出现，您如何看待该现象？

陈小奇：周杰伦掀起了“中国风”流行歌的一个高潮，现在刀郎的作品也掀起了一个高潮。但你

说刀郎的作品最后能否真正成为“经典”，目前我认为还为时尚早。这些作品最终能流传多久，还需要经时间的检验。但我觉得刀郎确实在歌词的“中国风”和文学性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“中国风”仍将是很多音乐创作者进行探索的风格。我相信，接下来的“中国风”流行歌曲还是大众心目中最主要的一种选择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一首流行歌要经过多长时间的经验，才能被称为“经典”？

陈小奇：我对“经典”的定义是，首先必须是广泛流行过的，还必须代表了所在时代的最高水平，此外，这个作品至少得有20年的沉淀。如果经过20年，大家还能记住这首流行歌曲，那么可以说它是经典作品。

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文化界的评价，“经典”最终要得到文化界的认可，而不是纯粹靠流行度。我曾经说过，浪峰与高峰的不同之处体现在此。“经典”是一座山峰，它矗立不动；但“流行”只是一个浪峰，它有时候会很高，但达到顶峰后会降下来，是站不住、站不稳的。因此，经典作品跟流行作品大有区别。

羊城晚报：在今天，流行歌曲词还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的另一种载体吗？

陈小奇：流行歌曲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的载体，但能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载体就不好说了。我希望流行歌曲词不仅能把古典诗词引进去，还能作为现代诗歌的一种创作方式，把诗意及内涵融入歌词创作之中。

我一直在寻求这种平衡，将古典诗词的意境、现代诗歌的写作手法以及当代生活的感觉，三者融为一体。实际上，现在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全国人民同时喜欢上同一首歌的现象已经少之又少了，歌曲的审美已经越来越多元化。

金石书画艺 一脉尽风流

邓尔雅诞辰140周年特展在东莞开幕，展览将持续至3月23日



展览现场



邓尔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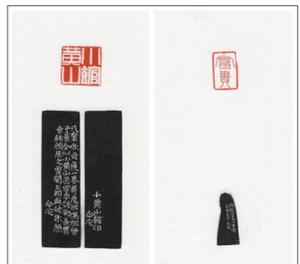
篆刻成就最为卓著

“金石刻划冠平生：邓尔雅的篆刻”与“四体兼参八法工：邓尔雅的书法”是展览重头戏。邓尔雅一生主要以治印、鬻字自给，其篆刻、书法，特别是篆书，最能体现其艺术成就，当中又以篆刻成就最为卓著，在民国印坛享有极高的声誉。他的印风深受邓石如、黄牧甫影响。

在20世纪新文字材料不断发现以及新知识的态势下，他在黄牧甫的基础上，不仅博涉古玺、砖瓦、铜镜、碑版、陶器、青铜、甲骨等铭文，更有造像、象形图案，甚至西夏文、高丽文、罗马文等等文字，他将之融合统一，再以上述形式重新表现，形成独特的风格，可以说，他是20世纪前期继承与发扬黄牧甫篆刻艺术的第一人。这次展览，展出了80余枚

印章，另外还有30余枚各个时期的印章印花，包括姓名印、斋号印、诗词印、佛像印等等，有仿邓石如风格、仿黄牧甫风格的，也有以金文、甲骨、砖瓦、造像等入印的。除印章实物展出外，还附上印花、边款拓印。同时，展览中还辅以其《邓斋印谱》《黄斋印谱》等手稿的展示。

展品中，特别有意思的是多方印文为“万千”印章。“万千”是邓尔雅爱婿黄般若的字号。两翁婿研文论艺，最为投契，情同骨肉。这些印章，在结字上无一雷同，或甲骨、或钟鼎、或砖瓦、或苗文等等，变化多端，形态万千，足见他涉猎之广、构思之妙！还有一方是刻赠五女邓悦的印章，取象形文“雨雪”为印，暗合“悦”的“雨”反切注音，其文字造型与运刀意趣相得益彰，独得古趣。



邓尔雅篆刻

「小学大家」的艺术魅力

为使观众更容易“看懂”邓尔雅的作品，本次展览的印章及书法作品均作释文。同时，在展厅中，还展出了邓尔雅的各种拓印手稿，包括《邓斋印谱》《黄斋印谱》《朱麟阁印可》等。邓尔雅在这些手稿中解释了每一枚印章的文字来历。还有十多本邓尔雅手写的《楹联集句》，里面记录了数以百计的对联集句，并附记对联的出处与来源。邓尔雅曾说印章及对联集句都要“语出吉祥”，因此他大多选用喜庆、吉祥、正面的诗词典故。

展览还独辟一个部分，展示其毕生心血草就的四十余万字的《文字源流》，还有其《心经释字》（原稿藏香港大学美术馆）手稿。该手稿有28页之多，细列了《心经》中各个字的多种写法，如一个“无”字，竟多达26个写法。另外还特别展示了一通他写给友人的信札，信札中他以考证文字源流的方式，解释了他为何写“疋”为“雅”（他常用“邓尔疋”署名）。

凡此种种，策展团队希望通过文献与实物互证的方式，使观众领略其篆刻与书法独特的古文字学趣味，感受这位“小学大家”的艺术魅力。

邓尔雅、邓尔容、容肇祖等莞邑文化名人，是东莞乃至岭南的重量级文化名片。此次邓尔雅纪念特展，以邓尔雅为中心，回顾邓尔雅丰富的人生经历及卓越的艺术成就，讲述邓氏一族的家风传承，展现岭南文化一脉的悠悠脉脉。展览将持续至3月23日。

敢言文采述家风

本次展览共分七大部分。分别是“敢言文采述家风：邓氏一族文化名人及家风”“研艺论文怀大雅：邓尔雅的艺术生平”“金石刻划冠平生：邓尔雅的篆刻”“四体兼参八法工：邓尔雅的书法”“邓尔雅与《文字源流》”“良朋知己遍天下：邓尔雅的文友圈”“邓尔雅的朋友圈”。

作为本地望族，邓氏于宋代自江西迁入广东，在现今香港新界、东莞等地聚居。邓尔雅先祖邓云霄（1566—1631），为明代名宦，从东莞竹园迁至县城南街，并定居于此，子孙繁衍。

南街邓氏一族，自云霄之后，以诗书传家，家风优良，文化名人辈出。邓云霄有“邓青天”之美誉，政绩卓著且清廉自律。邓云霄的

研艺论文怀大雅

第十世孙、邓尔雅的父亲邓馨镜（1834—1902），同样享有“邓青天”之美誉，有政声，晚年任广雅书院山长，因庚子之乱忧愤交加、肝气郁结，未几病逝。邓馨镜及其子孙对东莞本地文化贡献良多，包括经办北京购置东莞会馆事宜、筹办东莞博物馆等等。

展览第一部分“敢言文采述家风”力图呈现邓氏一族诗书传家、爱国爱乡的优良家风，特别展出了邓馨镜、邓尔雅手书的家规、对联、遗嘱等。值得一提的是新发现的罗厚福撰写的祭文、挽诗手稿，该手稿细述邓馨镜的生平行状，颂扬其“代有隐德，家承素节”的美德，并详录在广雅任山长时期的学生名单。

展品还有邓尔雅送赠子孙的

每个「奇字」都经得起推敲

对联，包括篆书七言联“大节勿亏千载史，男儿须读五车书”“立身须作奇男子，善处方名大丈夫”。邓尔雅的《预立遗嘱》（1946年立），告诫子孙“大抵福祸灾，须以劳力得之，才能处理之。道德享受之、审美领略之、工业长久之”。

“良朋知己遍天下”部分所陈列的友朋所赠书画也是展览亮点之一。展品包括潘风声、俞剑华、区梦园、黄节、夏敬观、汤定之等友朋的书画作品。最为震撼的是，策展团队此次还绘制了“邓尔雅的朋友圈”一图，里面有两百余位与邓尔雅关系较为密切、在中国近现代美术、文学、文化、政治史上留有痕迹的名人。这些名人大多都曾得到邓尔雅为之篆刻的姓名、斋号印。

这一部分使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，力图梳理邓尔雅丰富的人生经历，特别是对其艺术创作有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。展品中，有其在日本留学的学籍、在日本留学时拍摄的照片、参加南社所补填的会员表格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。在广雅时期所刻的“无邪堂”“莲韬馆”“辛亥革命前后”“岁在辛亥”“毁家纾国”印章印花也有展示。

篆刻成就最为卓著

这次展览共展出邓尔雅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30多件套，其中不少作品为首次展出，来自莞城美术馆、莞城图书馆、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多家机构。他的篆书，以端庄工整的小篆为表征，结字参用周商甲骨文、金文的结构，喜用奇字、僻字，每一个“奇字”都能经得起推敲，这是运用许慎《说文》建构篆字字头的大融合方法的成果，展现了邓尔雅对文字源流的谱牒。

他篆书作品笔画融融浑厚，布白于平正中见参差，端庄闲雅。楷书学邓承修，又常参以东汉魏晋古器砖瓦碑版文字，风格劲瘦清朗，古趣盎然。可以说，他一方面延续陈澧、黄牧甫“印外求印”的路径，另一方面勇于吸收20世纪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，加以深入研究、融汇创新，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。

如他为朋友俞亮写的五言篆书联“俞亮尧舜典，诤在伊吕间”（广州艺术博物院藏），这是一对

莞邑文化名人、古文字学家、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先生曾说：“没有四舅邓尔雅，便没有容庚。”

容先生是名满天下的文字学家，然而这句话并非完全的自谦，其舅邓尔雅是近代书法史、篆刻史上卓有成就的广东东莞名家。先生幼承家学，善文字学，精于鉴赏，才情横溢，诗文、篆刻、书画兼善，尤以篆刻、小篆最著。论者评价他：“近世以小篆名家者，罕与其匹！”

今年适逢邓尔雅诞辰140周年，逝世70周年，2025年1月9日，《一脉尽风流——纪念邓尔雅诞辰140周年特展》在东莞莞城美术馆开幕。展览通过邓尔雅的书画、篆刻作品及相关文献，梳理其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涯，展示其篆刻、书法艺术的独特面貌以及扎实的深厚的文字学修养，呈现邓氏一族、尔雅一脉近代以来的家风传承、文脉赓续。

展览共展出邓尔雅先生不同时期的书法、篆刻及绘画作品共计120余件，其友朋书画20余件，另外还有邓尔雅不同时期的手稿及相关文献，全部展品300余件，展品不仅数量丰富，而且不少为首次展出。本次展览为近年难得一见的广东近代书法、篆刻名家精品展览。



邓尔雅所书楹联：立身须作奇男子，善处方名大丈夫